

水心先生文集

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前集

記

郭氏種德庵記

章貢黎諒編集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鄉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主簿廳中乙科皆曾余客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吊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

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
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
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
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
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
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
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
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
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
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
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
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怵皆所以種而不敢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漢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

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
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
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蓬冠珮章甫無不新設
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第
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
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
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
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
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
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
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
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

久矣其可補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
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
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
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
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
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
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
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
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
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

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
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
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
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
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
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誌記於余至五六
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今不忍忘
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
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
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
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
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

靖其士縉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
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
以政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
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允之所以貴講習也
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
悅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
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
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
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

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
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滋誣誕
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鯁
錫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
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
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陞頽缺旁無
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薤弗蔓草
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
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玉函莆杓椒丘之三王海神
奔走拜伏呪誦呶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
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
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甃土上

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嶺仇
其大門改造齋房築牆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
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
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
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
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
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右土田
正之所依也周人以粟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
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末莫宜於豫樟豫雷
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
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
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李子廟記

初趙公彥攏爲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
貲產割裂也子本貧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
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
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
中太半摧塌曰李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
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
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
有吳延陵李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
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
過者被滌李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旣遁於蠻烝其
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

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

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緄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間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

日任諫列子學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 二后廢立
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
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揚會其即敗僅免爾
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 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
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 朝廷
雖塞言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
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
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
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
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
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
之士仰綴一尾俯緝半毫而楹桷自新也雪榦霜枝

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陞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餼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爲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痕巨棟曷託簷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恕今姑罪之

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偏券市考室與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遁散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省宿負捐假斂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